

原懷/

讀葦鳴的私家詩，我們可以從從容容地窺探一位諤諤臨世之士。《傳說》的創作光年頗長，由七六至九零年的作品，對於一位由十八歲至三十二歲持續地傳遞詩之星光的人來說，它是他極之重要的光譜年期。生年不過百，前半牙牙學「語」，到我們將自己的話漂亮地說出來的時分，卻又驚覺已屆壯年，心事也開始酒化，有時擊鼓欲歌，按劍欲嘯，但多都團章綢繆矣。所以，假如《黑色的沙與等待》，是葦鳴創作期的新潮，則《傳說》將是葦鳴新潮返流玄海的凌波激流，依然洶湧活脫，而且企圖永恆地迴蕩他今後創作上的奧秘之海。而現實中的葦鳴，卻要在現實生活尋找另一個新去向，可能從此君來白經，皓首不知年；詩這檔子兒事，情濃意淡，意濃時荒了。

翻揭葦鳴私家詩，從《雙子葉》開始，發覺他很快便跨越一般抒懷風格，兩路出擊，一方面清所屬社

原懷/吳萱人

會（大社會與小社會）的烏煙瘴氣的「場」，另一方面毫不掩飾地效法臨流水仙、春日櫻花、昏夜異疊，很壯烈很壯烈地觀看自己。《黑色的沙與等待》，蠟鏡漫波映照，還是戀愛不捨一點；到《傳說》細流合匯，葦鳴，一個比郁達夫還要郁達夫的鬱人，經已沉緬得面貌如斯矣。

如斯面貌，原屬衷懷。

詩或人最重要是還有其真的一面，讀《傳說》絕對可以接觸到真實的葦鳴，無論是《祭》也好、《堆積層記》也好，甚至到《墓碑及墓誌銘》，它往往都是寫詩或做人的誘惑與劫關。到《傳說》，到《舞劍》，再繼《蝶的傳奇》，回轉《和歌五首》，生也悠悠，情也寬寬，就不是我們讀詩這麼簡單地可以將詩人連詩一起渡走。詩始終是作者的詩，我們有緣也來隨喜隨喜罷。

原懷/(續)

蔡炎培說寫詩如花錢，花了就算。不再在錢眼上跟他計較，倒喜極了一句：「花了就算。」寫詩也實在如畫花，朵朵惡生而偏催生，伴隨著我們算日子，青春小鳥寂寂飛去，我們寫寄青春小鳥的也托附自己魂魄的「幻花」，有時真「了就算」，葦鳴青壯時期，幻花無數，那簇托附了個己的魂魄，他是知道的罷。

詩說性情，詩也放縱；傳說堅貞，傳說渺渺，葦鳴有兩體，古體纏綿今體絕，都是可以輕泣無覺的悲哀。原懷耿耿，祇希望《傳說》歸傳說，是我們一塊影壁，不是來日的琉璃心房，它可折射大千，而大千亦有待折射。

代序，寫得並不愜意，我知道的。

九一年